

書名 浪史四十回 鈔本  
撰者 明 風月軒入玄子 撰  
卷 冊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3  
編號 D8650900

# 冊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浪史四十回 鈔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浪史

第一回

雲情傳今朝演說

風月事千古傳流

風月軒又玄子著

詩曰

紫泉宮殿鎖煙霞

欲取蕪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日角

錦帆應是到天涯

今腐艸無螢火

終古垂揚有暮鴉

下若逢陳後主

豈宜重問後庭花

揚揚問



雙紅堂  
小說  
93(4)

小說

# 浪史

自第二十一回  
至第二十四回





科 2025



第二十一回

潘卿已識郎君意

浪子難收玉女

集唐

五言律

以我獨沉久

愧君相見頻

金龜換酒處

客醉幾重春

綠樹聞歌鳥

音樽見舞人

喜心翻倒極

嗚咽淚沾襟

當下浪子回去自想道降伏了許多婦人今日被他  
連羸幾次却不惹他恥笑便去拿了一丸金鎗不倒





九、白湯吃了、定要與他決個雌雄、不覺的夕陽西下、却早撞鐘、也即便準備起身不題、說這素秋肚裡想道、好件話兒、却被我笑倒<sup>三</sup>了、今夜整頓精神、再贏他幾陣、那時笑他沒用也、却又自思道、昨夜贏他幾陣、今晚莫不吃些春菜來、暗笑我、便與了鬢一箇計較、道、今晚梅相公來、只說這般這般便了、幾個笑定、日未倒西、便望他來、當晚接着浪子、叫了鬢擺酒來、與相公洗塵、只見擺下酒菓、兩個飲了一會、素秋道、吾不慣飲酒、兩個猜謎飲酒、吾輸便飲一小盃熱酒、

你輸便飲一大盃冷酒、浪子不知是計、道也罷、兩個猜了一回、却是浪子先贏、素秋飲了一小盃熱酒、兩個又猜一回、方是浪子輸了、叫了鬢把大盃斟起、浪子接過手來、嚼的一嚥呀、却是一盃冷水、那時放手已飲了半盃、把這菜味都消了、原來這冷水極是妙的、憑他甚的春菜、一口便解了、浪子肚裡驚疑道、不好了、怎麼就知我吃了春菜、把這冷水來笑我、却又不敢說出、只得強笑了一回、飲畢、兩個走到房中間、話半時、素秋心、念、要弄倒浪子、就脫了衣服上



床去、素秋望起雙股、露着根、的、話兒、兩瓣吸、的、動、叫道心肝把大卵毡進去、那浪子全倚着素力、被他解了、已有三分懼、他只待把塵柄投進去、用着三淺一深的法兒、抽了三千多回、怎當這婦人把話兒鎖住着、實銷了一回、不覺的洩了、素秋這興兒又不能勾、及、叫道心肝、快把卵兒再毡進去、把我毡死了罷、浪子一時却硬不起、婦人自覺難過、道心肝、把毡兒、話他、一話、浪子便去話了一回、引得婦人滑痒難禁、死活不得、把雙脚兒勾住、浪子頭頭着實、亂銷、引

得浪子話兒、又抽<sup>硬</sup>起來、便放進去、恨命抽送、約有三千多回、毡却要來、浪子急、忍住、望後便退、却洩了一半、忍了一半、那塵柄未經洩透、只是發<sup>狠</sup>猥、停了一刻、又送進去、着實重抽、那婦人恩、切、的叫了一回、心肝道、我直待弄死你、便休也、那浪子抽了許久、又覺毡來、依舊忍住、望後便退、又洩了一半、忍了一半、刻許、又送<sup>送</sup>進去、紫、的抽了兩個時辰、又覺毡來、那婦人正幹得酣美處、把脚兒勾緊着、實捺不佳、浪子不及抽<sup>抽</sup>出、却便洩透了、素秋抱住道、這回差勝



昨夜只是連洩了幾次、也要當輸、兩箇話了一回、素秋不覺愀然不悅、淚下如雨、浪子道、姐、為何恹惶、素秋歎道、毒年十七、便嫁陸家、纔及一年、夫君隨喪、當是時、妾舉目無人、孤守空房、直至于今、已二十一歲、不能定情、致有今日之事、知復何言、但世態無常、瞬息變更、今日雖樂、安知後日之悲、喪節隨人、未路難揣、是以悲耳、言頃、大慟、頃之又道、蒲柳殘軀、已付郎君、今日之事、將憑郎君作主、勿使毒名、實而失、則雖死實所甘心、浪子亦為之泪下、道、姐、俺兩箇情

意相得、尚不知心哩、姐、既以千金之體、相托、不才寧肯相負乎、心如金石、誓不再改、容緩圖之、言訖、鐘鳴、素秋道、你須是夜、來此、真甚勿負約、使我懸望也、浪子道、不敢有間、毋煩叮囑、各道珍重、而別、自後無晚、不會無晚、不樂、正是

暮、巫山驚洛浦

朝、雲雨楚陽臺

畢竟後來還有甚的、且聽下回分解、

又玄子曰、你看又要弄死自家、又要弄死男子、這  
是快活、誰當不捨得、恁放耳、



第二十二回

梅生這番得計

嬌娘兩次魂飛

歌

有美人兮湘之妃體輕盈兮仙之姬喜風流兮無  
比乖心性兮堪奇抱情郎兮興遄飛醉春霄兮何  
痴迷雲鬟墜兮玉珥腕無力兮慵移羨多才兮世  
間希噶多才兮莫停離孰知紅日兮東升明月兮

垂西

却說浪子一日自思道前日這計兒被他識破今有

一九相思鎖兒待吾服了直至夜深方去不用吃他  
東西便了當下算計已定等天晚不題却說素秋在  
家不見浪子來到惱恨不勝自歎道好個薄倖人這  
時分還不見他來莫不是有了別的却聽更鼓已經  
一下素秋越添煩惱道這時分就來也不能勾快活  
幾時了好箇負心冤家我便十分對他倒平淡了  
恨了一回只見浪子來了素秋含愠無言也不睬他  
浪子陪着笑臉道姐、莫非怪小生來遲麼素秋道  
不是怪你只是怪我好、的一箇名節兒不能自守



如今反受人輕賤也。這不是自家有差言訖，又歎了一口氣道：「蚤知今日悔不當初蚤晚間就是這般，只望日後終身之倚，元的不是痴想也。」浪子即便跪下，告求了一會道：「今後再不敢了。」那素秋是熱心腸，不見他便有些恨，一見他來，也有幾分喜，只是外面者他絕句，看見他跪了，苦、求饒，心裡便愛惜他，却就扶起道：「今後再不許如此。」浪子道：「再不敢了。」素秋帶着笑顏道：「你可用晚飯來。」浪子道：「用過了。」言訖就去。拜定親，了一口道：「你絕乎嚇死了我。」夜深了，快些

要子兒，便是正經。當下兩個去了衣服上床來，將塵柄兒推進去。你道這菜真是作怪，不到牝戶中，便是如常一般。一到戶中，陰陽相濟，塵柄便脹起，牝戶也過了菜味，也脹將起來。兩個已是一大一小，却又兩邊都脹起緊、的抽了四五千回，只見那婦人不住的把心肝來叫，把腰兒着實閃，不顧閃斷了腰。浪子又抽了一個時辰，素秋手足難動，癱在蓆上。憑浪子抽送，陰精只管帶出，便如男子一般的濃白牽帶流了一蓆。浪子又抽了一個時辰有餘，却再抽出去。那



裡抽得出、這婦人已幹得痴迷、死也不肯放浪子又抽了四五千回、那婦人過了藥氣、燥火越幹越起、幹到此時、陰精已洩得不止、浪子道心肝住了罷、絨絨已不知出了許多、也却不送你性命、素秋正在快活難當處、遂死也做一風流鬼、浪子又抽了幾千回、這婦人已昏、的不知了、浪子便撈過一、口氣也不見醒、浪子却慌了、對着了鬟道、你快去錢婆家裡、俏裡喚他進來、不一時、錢婆來了、把他心頭一按、只見不住的跳道、沒事、這事久曠了、要幹得緊、被你龜透

了、花心點了筋脉、他却十分快活、麻番去了、你緊、抱住、着、實、根、再、幹、他却又要快活醒哩、浪子依着、便去、盡、根、極、底的抽了幾千回、只見素秋漫、的醒、了、口中、哎、喲、不止、開了眼、只見錢婆也在房裡、對着、錢婆道、婆、吾、頑、不、得、羞、了、錢婆道、看你這個模樣、前日怎的守了許多時、虧我犯一個標致、小官兒奉、兼、你、你、却、不、要、忘、我、素、秋、道、我、自、論、你、說、話、間、不、覺、戶、中、又、痒、對、着、浪、子、道、心、肝、不、要、定、了、那、浪、子、藥、氣、不、解、正、還、動、火、便、又、抽、了、四、五、千、回、這、婦、人、又、死、了、



錢婆道快些接氣今番接遲了氣便不醒也浪子便  
接一口气只是不醒戶中陰精流連不止錢婆道想  
是你服了春丹浪子也不敢瞞即便實言錢婆道原  
來如此你如今再用氣力重抽送浪子却使用力  
抽送這婦人方纔醒了只管叫道有趣你便不動他  
裡只是有趣當下錢婆便去私取一碗冷水與浪子  
下了一口又抽了二千多回越便大洩塵柄方可出  
來陰精也便不出素秋道你如今洩了麼浪子道你  
洩了幾次吾洩得一次可不是我贏也素秋道吾十

七歲嫁了丈夫他愛吾生德美貌得日夜幹個不休雖  
不能如今日當時也作盡興將及二年丈夫死了守  
着三年孤寡熬了許多時候不意撞着心肝這般妙  
卯兒世上女子有幾個嘗得這滋味呢錢婆道兩個  
都是少年正有日子不在一時快活尽了樂極生悲  
自古有之如今這番兩個都傷了神骨可停一晚浪  
子道正是素秋道你須是來而不幹便了錢婆道你  
兩個都是少年心性那裡保得還是依我停了一晚  
當下兩人依允三人即分別不題正是



樂極生悲自古道

酒色坑中莫夜耽

畢竟後來又是怎的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又玄子曰你看死了又活、了又死、了又活這  
個便是弄到死去活來了

童痴云半夜裡爬起来打了頭半夜裡爬起来將  
個枕頭兒打得粉碎怨天尤人不能自己潘卿潘  
卿可謂能自養性者矣

童痴又云不知甚麼日子相逢也又只教把今夜  
的淒涼講余云還好還好只恐沒日子相逢也只



教把今夜的歡娛講悲哉吾以此言贈素秋然乎  
否

對西風愁清夜燈兒影半壁明滅簾兒外鉄擊可  
啾隨風掣淒涼况味對此者自知之

第二十三回

俊卿西路盡歸伊

陸妹歷遍桃花徑

集唐 七言律

聞道閭門綠萼華

昔年相望向天涯

豈知一夜秦擣客

偷看吳王內苑花



缺蝶飛來過牆去

却疑春色在隣家

魚眼客愁今日散

雙眼慵開玉筋斜

話分兩頭說這浪子每日出來與這素秋雲雨不想這妹兒俊卿也被陸妹弄慣了、一晚陸妹走進房裡來兩個吃了幾盃酒兒、看來眼去、情興如火、即便脫了衣服緊、抱定、把塵柄揷進去、晏然而入、並無痛楚、這女子情興發狂、憑着陸妹淺抽深送、准、的抽了二更洩了、俊卿抱定陸妹道、不許抽出去、就放在毯裡、陸妹道、心肝、只依俵着你便了、俊卿道、心肝、聞你

與相公有一首兒、果有此事麼、陸妹道、有的、俊卿道、相公與你怎的弄、陸妹道、吾便像你摸撲在下面、相公像我撲在上面、卯頭捺些津唾、推進去、抽了四五千下、相公便洩了、那時相公却又將我捧住、重、再抽、這卯兒又硬起來、硬卯又着了許多、越兒、滑膩無比、抽進抽出、我有趣得緊、却就要死要活、相公也便有趣也、就叫死叫活、俊卿道、相公這卯兒是怎的樣、陸妹道、比着吾的還大三分、白如玉、溫潤有光彩、放在毯裡、有趣得緊哩、俊卿便十分着了興、北戶却又



發根根把塵柄緊、的箍定道、可惜這張好卵不生在  
你身上、等我受用受用、陸妹也十分動興、硬着塵柄、  
一邊抽動、一邊叫道、心肝、不打緊、你要這個卵兒放  
在毯裡也容易、這女子情興濃至、閉着眼也不開口、  
憑着陸妹抽送、這陸妹是曉得運氣的、他運了氣便  
難得洩了、當下陸妹運着氣、把小姐一對脚兒痛搨在  
肩上、逞着勢、恨命抽送、這女子被他抽魂魂了、似死不  
死、似活非活、也不叫定、也不叫止、只憑陸妹怎的便  
了、那陸妹抽到三更、有餘歡娛得意、自家也不能禁

止、不覺的悞送了毡門裡去、女子笑道、錯了、錯了、陸  
妹却纔抽出、已抽了百有餘次、依舊推進牝戶、着實  
抽了一會、方纔洩得、兩個抱定、陸妹道、小姐你怎麼  
這般動興、俊卿道、你說相公卵兒好、便不覺動興、怎  
的放在毯裡樓一會、便死也罷了、陸妹道、這事不難、  
吾便做個計兒、使你兩個幹一下、俊卿道、羞人、唔、  
的、吾兩個雖是中表、也是姊妹、陸妹道、不打緊、吾保  
你一個也不知、連着相公與小姐幹了、也不知是小姐  
姐哩、俊卿道、恁般妙計、這也便得、陸妹道、如此如此、



俊卿點頭應允道。若是得相公這卵兒放在吾襖裡。毡了一回。那時要吾甚的都憑你了。陸妹道。吾不要甚的。吾也要心肝這毡兒。毡了一回。吾願足矣。兩個話到濃處。興又動起。女子道。吾便忍着疼兒。與你弄一回。陸妹道。好心肝。誰得這個好心也。當下陸妹就將洩來的毡兒。塗了一毡。輕輕的把塵柄溜將進去。不想柄兒又硬又滑。毡兒又嫩。不覺的直突了進去。那女子雖有些疼。却也愛惜。陸妹自家動興。只得忍住。憑這陸妹抽送。陸妹抽到妙處。快活不可勝當。道。

心肝。你這毡兒。比着你這毡兒。更淺更小。迭一迭便死。一死好快活也。那女子也不應。只憑他抽了。那陸妹起初也是淺淺的抽。抽到後去。順風兒却直到裡頭去。你道這是甚的。所在這便叫做毡根。若是塵柄到了此處。便垂首喪氣。毡內也是快活。誰熬當下陸妹直幹到根頭。間不容髮。這女子起初也但覺臀口有些疼痛。幹到這個所在。却到不知痛了。那陸妹抽到良久。越兒却來。愈加施威。道。妙哉。此境界。吾死在心肝毡內也。着實猖狂一回。却便大洩。怡然久之。方。



纔抽出、只見蓆上前後洩的不知許多、當下陸妹把  
帕兒揩了、俊卿也起來便了、也把帕兒自家揩了、毛  
門疼痛倒在床上睡了、陸妹分別而去、不題、正是  
魚端陌上狂風急  
驚起鴛鴦出浪花  
畢竟後來却又怎的、且聽下回分解、

一人惡龍陽曰、此番門也安用爾爾、由此言之、可  
謂謗譽矣、

第二十四回

佳人暗把寧王管

玉郎偷入銷金帳

集唐 七言律

巫峽蒼、煙雨時

清猿啼上最高枝

秋風動地黃雲暮

竹戶雲窓暗有期

一聽暗來將伴侶

不煩鳥喚鬪雄雌

相逢相識盡如夢

暗上蓮舟鳥不知

却說浪子自與素秋相別、不想素秋因着這次精神  
消減、淹、成病、浪子得了這個消息、憂悶無已、只得  
自在家中消遣、不題、一日又與陸妹歪纏、陸妹道、小  
姐房中紅葉他到秀媚、相公何不幹他一下、浪子道、



吾也有意、但碍着小姐、恐小姐得知、不好看相、陸妹  
道、暗去暗來、小姐那裡知覺、浪子道、倘或不肯、却是  
怎的、陸妹道、十六七歲的女子、春心正動、又見相公  
這個好半、後有甚不肯、浪子道、便依着你、只是沒有  
門路、陸妹道、不瞞相公說、我到與他有一首兒、約吾  
明晚再去、如今相公假裝着我、到晚溜進去、只顧與  
他幹、不要言語、這事便成了、浪子道、小奴才你蚤不  
說來、却是如此、當下兩個纏了一會、等至明晚行事、  
不題、却說陸妹、次蚤叫紅葉與小姐打了關節、紅葉

倒睡在小姐床上、小姐倒去外房安歇、到晚火都滅  
了、浪子挨到房中去、狂、的都脫了衣服、你也無言、  
吾也無言、兩個解住、便將塵柄送進去、那小姐久慕  
浪子這柄兒、當日又動興、久了、臨晚又捻着這柄兒、  
越發難禁、解定浪子、憑浪子抽送、那浪子意中也不  
想紅葉話兒、又小又淺、况見他動興、也不能禁止、把  
小姐舌尖兒緊、含住、下面只管亂抽、到二更有  
餘、不能得洩、那女子初然經這大話兒、便覺爽利、魚  
比、神魂兒都蕩了、癱着手足、憑這塵柄抽送、又抽到



一更時分、自覺快活難過、忽然將浪子綰定道、阿呀  
吾的好哥、好快活也、便不住的迎上來、那浪子也  
弄魂潭了、只道是紅葉叫陸妹、正不知是妹妹叫哥、  
浪子也不應他、但見情意濃厚、興兒越動、把些津唾  
兒喂與小姐吃、小姐也把津唾兒喂與浪子、兩個思  
恩切、你也不顧性命、吾也不顧性命、抽到四更時  
分、却絕洩了、許多、那時兩個定了身兒、只聽得裡房  
了鬟叫道、紅葉小姐叫你、嚇得浪子兩足不沾泥土、  
望外便走、自忖道、險的露了風聲也、當下小姐便去

自家床上睡着、叫這紅葉、閉了門也去安置、不題、次  
早起身、浪子見了紅葉、不住的暗笑、小姐見了浪子、  
也不住的暗笑、紅葉與陸妹、也不住的暗笑、只道都  
是罷華會裡人、却不知令表兄搗了令表妹也、那女  
子自從這次、便日日想這塵柄、但恐哥、識破、不敢  
再舉、浪子自經這次也日、想這話兒、但恐妹、識  
破、也不敢再行、後來小姐也自嫁了丈夫、紅葉陪嫁  
去了、陸妹雖有心意、也不能勾再會、浪子却與陸妹  
同眠同睡、如夫妻的一般、不忍姪離也、正是



楚王偏愛巫山女

漢王宮中憶壽兒

畢竟後來又是怎的、且聽下回分解、

又玄子曰、每見王仙客有古押衙、便得魚雙、梅彥  
卿有陸潤兒、便得俊卿、二子可謂奇計、二女可謂  
奇情、二生可謂奇緣、中表得合之機、世或有之、必  
無此數奇也、雖然押衙潤兒已無優劣、若夫魚雙  
之離合、不如俊卿之易合、而彥卿之合而離、又不  
如仙客之離而合也、恨、

第二十五回





楚王偏愛巫山女

漢王宮中憶壽兒

畢竟後來又是怎的、且聽下回分解、

又玄子曰、每見王仙客有古押衙、便得魚雙、梅彥  
卿有陸闈兒、便得俊卿、二子可謂奇計、二女可謂  
奇情、二生可謂奇緣、中表得合之機、世或有之、必  
無此數奇也、雖然押衙闈兒已無優劣、若夫魚雙  
之離合、不如俊卿之易合、而彥卿之合而離、又不  
如仙客之離而合也、恨、

第二十五回





篆書印文：長沙縣志

